

筠

齋

漫

錄

筠齋湯錄卷之五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西京雜記

公孫和起家後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和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和大慚賀告人曰公孫和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和歎曰寧逢忘賓不逢故人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曰左右

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鷄蹴鞠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剋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於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

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
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吏

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
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
矣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
臯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
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

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
斗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
樓上之館而躬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公孫知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
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乃解衣裳以衣之糶
所着冠屨以與之又贈以芻一束素絲一縷撲滿
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
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
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倍絨為紀倍紀為縷倍縷為縷此自少之
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勲效名節亦復如之勿
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襪撲滿
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
撲之土麤物也錢重債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
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
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
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漢宣帝時江淮飢饉人相食兩穀三秦魏地已穀

二十頃

述異記

吳桓王時金陵而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矣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于庭
前長六七寸許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而至
於君庭與之言甚有所知如史傳所述

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
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
人於此避難食桃李實者皆得仙

袁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斗粟餓者相食
為之語曰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備在荊州時粟
與金同價

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觀市珠玉金銀闕
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
化為珠玉是也

漢末關中大亂有發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既
出平渡如故魏郭后愛念之錄着宮人皆置左右
問漢時舊事說之皆有次第

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耳餘二十六天出九
微志不行于世也

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樹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
里上有天鷄日初出照此木天鷄則鳴天下鷄皆
隨之鳴

博物志

昔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雄死於九真乃至
南海百有餘日其雌塗土着身不飲食莖草長史
問其所以聞之輒流涕矣

兔舐毫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余目所見也

鵲巢門戶背太歲得非才智也

鵲水鳥也伏卵時卵冷則不歸取礬石用繞卵以時助燥氣故方術家以鵲巢中礬石

山鷄有美毛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凡月暈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關

人啖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

啖麥稼令人力健行

馬食穀則足不能行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卵取伏卵段黃白
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件以苦酒漬數宿
既堅內着粉中隄者乃真亂矣此世所恒用作無
不成者

世說新語

吳隱之孝廉乃為桓南郡吏李含伯純孝後以缺
望見踈人無完行

魏封晉父王九錫固讓不受公卿將相當詣府敦

喻司空鄭冲馳遣信就吮籍求文籍時在表孝居
家宿醉扶起書札為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
以為神筆勸進文略曰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
實懷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其
來久矣周公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勢先宅曲阜
奄有龜蒙明公宜奉聖旨受茲不福也

樂令善于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
岳為表潘去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
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

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斯矣

世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荅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

庾穉恭為荊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公甚欲其

人地為一府之望初見謝失儀而神色自若坐上
賓客即相貶笑公曰不然觀其情狀必自不凡吾
嘗試之後曰月朝閣下伏公於內走馬直出突之
左右皆宕仆而王不動名價於是大重咸云是公
輔器也

鍾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太丘為西門亭長鍾深獨
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小義會辟公
府臨拜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
人西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

知何獨識我

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邕孫也充少好學有雅尚
體貌尊嚴莫有褻嫚於其前者高平劉整後才白
衣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常服耳遇蔡子屋
在坐而經日不自安見憚如此充歷成都千東曹
掾故稱東曹

范玄平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
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
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上有譽桓謂

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碩謂袁帀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見蹙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

劉餗隋唐嘉話曰盧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怨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栢齊列

目鞭馬疾去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如懸簷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髮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為薪刈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後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

談侃乃返逵及洛遂稱之於平倬顧榮諸人大獲美譽

湛氏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儻儻交結勝已鄙郡孝廉范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返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為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六抄書惟獨好畫范以為無用不宜勞思于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為有益始重

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謂戴云
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惟務光曾見卿此
語耳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
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灌料事
處之下坐惟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投無端頃
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適於末
坐判之言約自遠足暢彼我之懷一些皆驗真長

延之上坐清言彌日曰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
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
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
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
日為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
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即用為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
悅子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為用半趙俄而悉
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搢紳敢逼恐不豫人事况

今自鄉選反違之邪

韻語陽秋

謝朝華之已被起夕秀于未振學詩者尤當領此
靈運詩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忘清暉能娛人
遊子澹忘歸元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五篇之
餘韻是以古今以為奇作又曷嘗以難解為工哉
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
處輒參禪蓋端叔作詩用意太過參禪之語一所以

警之云

老杜田父招飲詩云步屣隨春風村村自花柳遺
懷詩云故園花自發春日鳥還飛日暮詩云風月
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滕王亭子云古牆猶竹色虛
閣自松聲言人情對境自有悲喜而初不能累無
情之物也

梅聖俞云作詩須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
意于言外真名言也觀其送蘇祠部通判于洪州
詩云沙鳥看來沒雲山愛後移送張子野赴鄭州

云秋雨生陂水高風落廟梧之類狀難寫之景也
送馬殿丞赴密州云危帆淮上去古木海邊秋和
陳秘校云江水幾經歲鑑中無壯顏之類含不盡
之意也

老杜江陵詩云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秦州詩
云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叢篁低地碧高柳半
天青豎子至云祖黎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如此之
類可謂對偶太切矣又何俗乎如雜蔬紅相對他
時錦不如磨滅餘蒿翰平生一釣舟之類雖對不

求太切而未嘗失格律也

介甫示平甫詩云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
無時答陳正材云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
空回魯直答彥和詩云天於萬物定貧我智效一
官金為親上村父夷仲詩云萬里書來兒女瘦十
月山行冰雪深歐陽永叔送王平甫下第詩云朝
廷失士有司耻貧賤不憂君子難送張道州詩云
身行南雁不到處山與北人相對閒如此之類與
規規然在於媿青對白者相去萬里矣余讀許渾

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為客多之句非親嘗者
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耻搖尾皇恩寬
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歸
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為客多之實也

熙寧四年安石既預政遂罷詩賦專以經義取士
蓋平日之志也元祐五年遂復用詩賦紹聖初以
詩賦為元祐學術復罷之政和中遂著于令士庶
傳習詩賦者杖一百謹畏者至不敢作詩

漢文欲輕刑而反重議者以為失本惠而傷吾仁

固也或又咎帝短喪為傷于孝予觀遺詔率皆言
為已損制未嘗使士庶皆短喪也厥後丞相翟方
進與薛宣服母喪皆三十六日而除而顏師古注
云漢制自文帝遺詔國家遵以為常則咎不在文
帝矣

余謂仁傑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族之夷強犯逆
鱗敢以廬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
武后之心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
廬陵事大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

危言撼二嬖陳易吊為賀之計故二嬖敢視容以
請而后意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年之遺徐彥
伯迎廬陵王于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
溫之言稱之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
之以飛鳴呼仁傑其忠且賢哉

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濱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
張三千六百釣風雅時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
七里之灘而滕白以為釣名所謂祇將溪畔一竿
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烏足以語聖賢

蘇子由病酒肺疾叢東坡告之以修養之道有曰
寸田可治生誰勸畊黃糲探懷得真藥不待君臣
佐初如雪花積漸作櫻珠大隔墻聞三嚙隱隱如
轉磨此鍊氣法也後至海上有道人傳以神守氣
之訣云但向起時作還從作處收故天慶觀乳泉
賦及養生論龍虎鉛汞論皆析理入微則知東坡
于養生之道深矣

余曾祖葛通議楊寘榜登科未四十致政享年八
十七居江陰軍青陽之上湖自號草堂逸老參佛

日契嵩遂悟真諦嘗與嵩詩云山禽啼曉四時別
林藪戰秋千里空又益道箴一過故見於篇詠者
多真仙語如仙莖屢三危露真館常開四照花
鵲炷曉烟飛玉洞琅池秋水接星槎又云鍊成真
氣簇雙華還向囊中秋玉霞呪水夜潭龍怖劍弄
雲秋嶺鶴看家皆佳句也

吳筠覽古詩云嘗稽真仙道清淑秘衆煩秦皇及
漢武焉得遊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規浚乾坤崇高
與久遠物真能相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靈根安

期反蓬萊王母還崑崙此詩殆與東坡之百合
張又新品天下甘泉以常州惠山泉為第二東坡
謂閑携天上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是也荆門
軍亦有惠泉李德裕有詩題于泉上云茲泉由大
潔終不蓄纖鱗到底清何益涵虛祖自貧至今碑
版存焉

白樂天賦有木八章其六章託弱柳櫻桃枳橘杜
梨野葛水榿以諷在位者至第七章則曰有木如
凌霄擢秀非孤標偶依一株樹遂抽百尺條自謂

得其勢無日有動搖一旦樹摧倒獨立忽飄颻疾
風從東來吹折不終朝專又以諷附麗權勢者其
八章則曰有木名丹桂四時香馥馥風影清如水
霜華冷如玉獨占小山幽不容凡鳥宿重任雖大
過直心自不曲縱非梁棟材猶勝尋常木蓋樂天
自謂也樂天素善李紳而不入德裕之黨素善牛
僧孺楊虞卿而不入宗問之黨素善劉禹錫而不
入伾父之黨中立不倚峻節凜然於八木之中而
自比於桂殆未為過也

皮日休嘗謂宋廣平正資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
腸石心不解吐婉媚倖然其所為梅花賦清便富
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人故東坡亦有請君
援筆賦梅花未害廣平心似鐵之句近見葉少蘊
效楚人橘頌體作梅頌一篇以為梅於窮冬凝嚴
之中犯霜雪而不懼毅然與松柏並配非桃李所
可比肩不有鐵腸石心安能窮其至此意甚佳審
爾則惟鐵腸石心人可以賦梅花與日休之言異
矣

賢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則從事于醫卜者未可輕也京兆杜嬰能讀書其言近莊子而自托於此豈足以病嬰之高乎故荆公有詩傷之云刈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蕭條昨日事髣髴古人風梅聖俞贈何山人詩亦云日聞古賢哲必與醫卜隣宋景文云醫卜之事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能之則迂而入諸拘礙泥而弗通大方矜以誇已神以誣人真名言哉

楸花色香俱佳又風韻絕俗而名不編於花譜何

執老杜云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又曰楸樹
馨香倚釣磯言其香也梅聖俞楸花詩云圖出帝
宮樹聳向白玉墀高艷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
韻也是二子但知楸花色香韻勝而未知其療病
之工也汝州楸樹極多富鄭公知州時手植數百
本於浚圃浚人思其政建鄭公堂於楸林之下宣
和間先人知州日聽政宴客俱在焉一日庶訪使
周詢來訪曰云立秋日太陽未升採其葉熬為膏
傅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抵晚客使王偉來訪曰

道詢語偉曰有人患叢背腸胃可窺百方不瘥者
一醫者教用楸葉膏傅其外又用雲母膏作小丸
服盡四兩止不累日雲母透出膚外與楸葉膏相
着瘡遂瘥功亦竒矣余欲廣傳此方以拯病苦者
故曰言楸花之美而併及之

古今人賦棋詩多矣幾局賭山果一先饒海僧者
鄭谷之詩也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
者劉夢得之詩也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
局同者歐陽炯之詩也觀諸人語意皆無足取獨

愛荆公贈葉致遠之作其略云或撞關以攻或覷
眼而截或羸行伺繫或猛出追躡垂成忽破壞中
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或事先和燮或冒突超越
敵行令震疊或麓見形勢驅除令遠蹀或開拓疆
境欲并包搃攝或慙如告已或喜如獻捷諱輸寧
斷頭悔悞刃批頰可謂曲盡圍棋之態非筆力可
以回萬鈞豈易至此取退之南山詩讀之殆可齊
驅並駕也王無功亦有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
隻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等句鋪叙

類荆公而其他句醞釀處尚衆東坡白鶴觀四言
詩云小兒近道剝琢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夫
恣貪欲于指顧爭勝負于毫釐業棋者之常情而
坡乃置之膜外亦可見其胸中翛然者矣荆公亦
有棋罷兩奩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之句

開元天寶之際孟浩然詩名藉母一遊長安王維
傾蓋延譽然官卒不顯何哉或謂維見其勝已不
肯薦於天子故浩然別維詩云當路寧相假知音
世所稀使維誠有薦賢之心當於此時力薦其美

以解明皇之愠乃尔嘿嘿或者之論盖有所自也
庶後雖寵鳳林之墓繪孟亭之象何所補哉

韓退之於崔立之厚矣立之所望於退之者宜如
何然集中所答三詩皆未有慰薦之意何邪其曰
幾欲犯顏出薦口氣像磳砢未可攀又云東馬巖
徐已奮飛枚舉即名窮且忍知識當要路正賴汲
引隱情惜已殆同寒蟬古人之所惡也

山谷信佛甚篤而晚年酷好食鱓所謂寒蒲束縛
十六葦已覺酒興生江山又云雖為天上三辰次

未免人間五鼎烹乃果於殺如此何哉東坡在海
南為殺雞而作疏張乖崖之在成都為割羊而轉
經是豈愛物之仁不能勝口腹之欲耶山谷談無
碍禪蘇張行有為法亦各其所見爾

杜子美身遭離亂渡迫衣食足迄幾半天下自少
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北遊
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
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
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穀同谷縣云賢

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
奈何物迫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
別章使君終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
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荆楚也王遠云一年十二
月強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
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
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
也

蜀夢得和蘇十郎中詩云菱花照後容雖改著草

占來命已通武伯奮長安述懷詩云聞說唐生子
孫在何當一為問窮通觀此又奚知孔子所謂命
也哉劉孝標作辨命論言壽夭窮通一歸之命可
以使人杜奔競僭逼之患蕭瑀非辨命論言人之
禍福一本之人事可以使起修身累善之心二人
皆非以甲乙丙丁休囚旺相而求吉凶者也

筠齋湯錄卷之六

錫山黃學海宗于甫輯

何氏語林

司馬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信誠行乎州里鄉
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不敢有言
何進嘗辟鄭康成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加
迫脅康成勉強詣進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
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

鍾季明祖父至德著名季明高風承世除林慮長

不行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許子將少峻清節好人倫多所賞識徐孟玉為汝南太守署為功曹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捺飾行同郡袁本初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從甚感將入郡界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管幼安所居屯落會井而汲男女錯雜至爭汲鬪鬪幼安多買噐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恠之問知是幼安乃各相悔責不復鬪訟

邴根矩嘗行道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
見取而繫錢者多鄉民便後禱祀邴問其故荅云
謂之神樹邴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禱之里中遂
歛其錢以為社供

張子臺在魏以蒲質聞杜恕著家戒嘗稱之曰張
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
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作人如此
自可不富貴然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為父任總角相善後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詼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遊說當路者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由此為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顯仕朝廷恕猶居家明帝擢拜散騎數月轉黃門侍郎

城陽太守梁桡當之官梁是皇甫士安後姑子或勸士安餞之士安曰桡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貧者不以酒食為禮今作郡而

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桺豈中古人之道是
非吾心所安

王偉元少立操行不受致遺嘗有一門生為本縣
所役告偉元求屬令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
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着
草屨送所役生到縣生徒隨後者千人令以偉元
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罄折立自
言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目執手涕泣而去令
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任彦升好結交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升擢衣
冠貴遊莫不爭與交親坐上賓客恒有數十時人
慕之號曰任君

顧常侍清介持操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
子度謂人曰我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
食者竟不敢遺之

南史曰協少有志操內弟張率極推重之嘗薦於
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
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便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

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勅喚出於
是以協為太常博士

韋孝寬在延州兄敬遠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
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敬遠敬遠以其華飾心弗
欲之笑謂孝寬曰古人不棄遺簪墜纓者惡與之
同出不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
志乃乘舊馬以歸

後周書曰韋躡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
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謝疾去前後十見徵

辟皆不應屬周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鼂叅
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
至竟不能屈

李德林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
反葬故里時博陵豪族有崔謏休假還鄉車服甚
盛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
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熏灼

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后幸其宅見卧青絕帳賜御
用繡羅帳易之嶠卧不安席明日奏小時相者謂

不當華歆仍用舊帳

故事宴集賢院官重者先飲時張說為學士語諸人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為後先大帝時修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

大唐新語曰李德裕定策破回鶻誅劉稹封衛國公其制語有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逢稹盜兵壺關晝鎖造膝佳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

不他惑制出教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教曰
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
推言座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教

梁敬射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登山遠望輒歎息
言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
足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馬季長善鼓琴如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
大將軍鄧騭聞季長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
應命後客遊涼州會羌亂米貴關西道殫相望季

長既饑困乃歎息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
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
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賞之軀殆非老莊所謂
矣遂應雋召

范曄後漢書曰苻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少有鑒
識先是漢中晉父經梁國黃子文益恃才智炫耀
上京融察其非真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而使
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小道破義空譽遠實特
宜察焉膺然之二人由是名論漸衰後以浮薄罪

廢融一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亦與李膺以為海
內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
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之致也

許汜與劉玄德並在劉荊州坐共論人物許曰陳
元龍淮海之上豪氣不除玄德問許君言豪寧有
事耶許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不
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玄德曰君有國
士之名今四海橫流帝王失所君須憂國忘家有
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採是元龍所諱也

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下
何但上下床之間哉荊州大笑玄德曰言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孫討逆既定豫章還饗將士謂虞仲翔曰孤昔再
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言我東方
人多才耳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孤意
猶謂未尔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妄語見卿不願行便使張子綱恐
子細不能結見輩舌也

吳書曰絃見柵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
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絃見陳琳作
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
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
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
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王尼見司馬太傅曰公負尼物太傅言初不識此
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盜
賊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今君左右有屋舍尼獨窮

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太傅大笑與尼絹五十
謝太傅嘗賞愛袁彥伯機對敏速後彥伯出為
陽郡時賢祖道治亭太傅起執彥伯手頷就左右
取一扇授之曰語云聊以贈行彥伯應聲答曰輒
當奉揚仁風惠彼黎庶一時稱其率當

宋武帝大會戲馬臺令諸人賦詩王曇首詩先成
帝以問其兄太保曰卿弟何如卿太保答曰臣弟
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武帝大笑

宋武帝既正位語群臣曰朕始望不至此眾人咸

撰緯欲稱功德王太保率尔對曰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衆以為知言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大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身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欲又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為名言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寶劍謝以與魯豫州送別後魯作逢世祖嘗曰宴集問劍所在謝曰昔與魯共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世祖大悅當時以為知言

宋明帝嘗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
侍臣曰吾旦來如臬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谷褚侍
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
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群情便為載懽

桺侍中盛事墳典張思曼語之曰觀君舉措當以
清名遺子孫耶桺曰一身之外亦淩何須子孫不
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魏愷辭青州長史魏帝放還家禁不復用沉廢積
年後遇楊愔於路微自披陳楊曰彘詔授官皆由

聖自非選曹所悉公不勞見訴愷應聲曰雖復零
爾自天終待雲興四岳公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
言極為簡要更不須多數日用為霍州刺史

劉猷之博觀衆籍人有從之學者輒曰人之立身
雖百行殊塗準以四科要惟德行為首子若能入
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倘不能然
雖復多聞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
立身之道何益乎由是學者高其行義不敢造門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

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西潘森然與槐柳齊
列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少年才學
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君不壽盧荅曰詢祖初聞
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髻差以自安邢大
賞其敏贍

魏元忠既復官曰侍宴天后問曰卿累負謗鑠何
耶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須臣肉作
羹爾

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
磬折而已帝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
信之薄不足可依臣鴻敢不忠信奉見

柳誠懸性曉音律不好奏樂人問之荅曰聞樂令
人驕怠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
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玄宗言無乃
滯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張景山歷三府諮議事舉情得多無異同或謂景
山主上既勿執事多門君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
此景山曰古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
物以禮悔吝之事何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
之多少耳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踈直自以廉潔不事左右浸
潤日至遂鎖繫上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上名
問彼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後何
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為誰瓚之以

手板四面指曰此志衣諸賢皆是後上知其無罪
後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曰我今重来當
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何敬對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榜門
受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來
詣琰琰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劉玄明甚有吏能應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後傅翹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

尹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以相示既而言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榮也

裴琰之爲同州司戶叅軍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曰語曰三輔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崇義讓使趣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尔命吏人連紙進筆遂爲省閱一日都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名動一州彌霧

震手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曰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後之正己大慚服

盧坦在江淮時旱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不來耳不如任之既而商賈以米至至又多僨兵食出諸市中米價頓平

開成中延英奏對李石言臣往年從事西蜀中元
日嘗詣佛寺見故劍南節度使韋臯圖形百姓至
者先拜而後謁佛至欲有泣者臣訪於故老皆曰
令公恩深於蜀方百姓稅重令公輪年全放自令
公後無此惠澤百姓窮困追思益切

裴紳道以釋論為業善叙名理辭氣清暢泠然若
琴瑟聞者知與不知無不歎服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迨史至
公首問米價幾何州有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

舊價名于諸倉出米名于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
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糶所蓄米價頓平

劉昫唐書曰令狐楚字殼士家世儒素楚善屬文
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皆辟從事楚才思俊
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鄭儋在
鎮暴疾不及處後事軍中諠譁將有急變中夜十
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
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
益重官尚書僕射封彭陽郡公謚曰文

魏武嘗辟阮元瑜不至連見偈促遂逃入山中德
武使人焚山澤之阮至召見魏武時征長安大逆
賓客怒阮不時與語使就伎人列阮既解音聲又
善鼓琴遂撫絃按節曰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
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
女為悅已翫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阮捷
音聲殊妙當時宛坐武帝大悅

張隲文士傳曰阮瑤字元瑜陳留尉氏人魏丞相
掾知名於時大祖嘗使瑤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

近出瑤隨後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

陳乳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乳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何子季與周彥倫同時二人精信佛法子季別立精廬都無妻妾文惠太子嘗問彥倫卿精進何如何胤彥倫答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問所累云何曰周妻何肉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

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陶隱居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

顏延之嘗問鮑明遠已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蕞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

鮑明遠文辭瞻逸當世推羨初入臨川王義慶衛軍府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名位高

卑不可輕忤大王明遠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
士沉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丈夫豈可遂蘊智能
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
臨川奇之賜帛二十匹

武宗賜陣傷邊將詔封敕草詞曰傷居尔體痛在
朕躬帝言此語如朕意中出即賜以衣錦

蘓子瞻渡江至儀真和荆公遊蔣山詩浚寄示荆
公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歎
曰老夫一生作詩無此兩句

宋太祖後周世宗南征有人譖於世宗言太祖有
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之果有籠篋令引入行在
開視惟書數千卷世宗召太祖問之曰卿為朕將
帥辟疆宇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謝曰臣無
竒謀上賞聖德濫膺寄任常恐不迨所以聚書觀
覽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善其對

真宗召陳搏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搏曰優游
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宋景文言莊周云送君者皆自涯而返君自茲遠

每讀至此令人蕭索有遺世之意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踈未能遠不可急去

司馬文正公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

蔣之奇既貴項上大贅每忌人視之為六路大漕至金山寺僧了凡與蔣相善一日見蔣即手捫其贅蔣心惡之了凡徐曰冲卿在前穎林在後蔣大喜

朱彧可談曰慈聖后嘗夢神人語云太平宰相項安節神宗密求諸朝臣無有此人久之吳冲卿為上相瘰癧生頸間一日立朝項上腫如拳后見之告上曰此真項安節也東都事略曰蔣之奇字穎林常州宜興人少游歐陽公之門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辯稱官至觀文殿學士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平甫荅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按

宋世京畿及各郡皆有激賞庫遇群盜竊數郡家
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輒被擒獲

謝諫議知襄州日張密學為鄧城令有善政鄧去
襄城度漢水才十餘里謝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
渡漢水入鄧城累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於野外
同酌吟嘯終日而去

宋史曰謝泌字宗源歙州人少好學有志操賈黃
中知宣州一見竒之累官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
墨客揮犀曰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

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先設几案
庭中置草其上望闕焚香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
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皆有
能名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
誓而敢違約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魏公公
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從之
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蔣侍郎為江淮轉運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

書即還有一縣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呵逐亦
不去曰寧得罪不將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
頗駭曰皂隸如此野狼其令可知蔣曰不然此以
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令如此乃為一蘭卷之方
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將書曰縣令果健遂延譽
後年為名臣或云是天章閣待制杜杞

涑水記聞曰杜杞字偉長為河南轉運使五溪蠻
反杞以金帛誘出之曰為設宴飲以漫陀羅酒昏
醉盡殺之曰立大宋平蠻碑自擬馬伏波上疏論

功朝廷劾其棄信專殺之狀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閣待制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為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論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率陷於吏議深文不回事起之則遂為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群嫗相聚於佛菴誦經一嫗

失其衣適汲仲出行媼訟之汲仲命以牟麥實群
媼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
曰吾使神瞽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媼屢
開視其掌汲仲命縛之還所竊衣

司馬文正公涑水記聞曰張洎為舉人時張似在
江南已通洎每求見稱後表姪孫既及第稱姪稍
貴稱弟及秉政不復論中表以庶僚遇之怏然洎
入骨國已俱仕中國洎作錢俶謚議云亢而無悔
必奏駁之洎廣引經傳自解乃得免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桺開時為州刺史聞
性豪頗不加禮又開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坐
罪文寶素師事鼎臣開詣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
為鉉弟子然時異事背尚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
懇鼎臣許之頃文寶至首不見開即屏後者步趨
入巷詣鼎臣許覲省立於庭下鼎臣徐徐下座文
寶拜竟陞自西階通溫清復降拜鼎臣乃邀文寶
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之重而鉉閑慢廢
棄後勿復來文寶力詢其所欲鼎臣曰桺開甚相

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文寶敦尚風義世皆稱之
張齊賢洛陽人少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
某甲為辦棺殮公深德之遂長兄事之雖貴不替
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具列其事
謂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當過於此太
宗大悅未幾擢為相

楊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幅紙有折
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携所作文來極可喜
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

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世言文公為魏公客
公經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
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急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
於公者亦多矣片時折封尤見前入至誠相與簡
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皆可為後法

張安道與歐陽文忠素不相能安道守成都日文
忠為翰林蘇明允父子自眉州走成都將求知於
安道安道曰吾何足為重乃為作書辦裝使人送
至京師謁文忠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書亦不以

安道所薦為嫌大喜曰後來文章當在此即極力
推挽天下高此兩人

宋以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
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
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
他處常高一倍陳抃易常歎此事曰此風豈可復
見耶

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
降出真宗常有籤貼凡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籤

大年雖服上之精鑒心頗自愧竊揣萬機少暇不
應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
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
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
簽矣

蘇子瞻奉祠西太乙見荆公舊題六言詩曰楊柳
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
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